

论哈金《等待》中的人物塑造留白

朱珂馨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哈金在长篇小说《等待》中，以极简克制的叙事风格，将叙事留白艺术巧妙融入人物形象塑造之中。本文通过对孔林、吴曼娜、淑珍等核心人物的形象分析，结合文本细读，探析叙事留白在人物塑造中的具体体现，解读留白艺术在丰富人物内涵、强化悲剧张力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哈金；人物塑造；留白；悲剧感

DOI:10.12417/2982-3846.26.02.056

哈金，本名金雪飞，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出生于辽宁一个偏远的小镇里，十四岁参军，编写宣传材料的经历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当了三年铁路话务员之后他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之后他在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于1985年申请到布兰迪斯大学英语系的奖学金，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移居美国，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用英文写中国故事”是哈金独特的创作方式，而其长篇小说《等待》，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国际笔会奖等多项荣誉，哈金是唯一以一部长篇同时获得美国这两个最高文学奖项的华裔作家。小说以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军队医院医生孔林与情人吴曼娜结婚，等待十八年才与原配妻子淑玉离婚，最终却发现婚姻并未带来预期幸福的故事，而是一场无望的等待。小说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直白的情感控诉，而是以平淡的日常叙事，勾勒出特殊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挣扎。这与哈金坚守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高度契合，他曾明确表示，《等待》的风格深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这是他刻意的创作选择。

1 哈金的叙事特质与留白艺术

哈金的叙事风格以“克制、朴素、客观”著称，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在赞扬《等待》的时候，都会用到“simple”这样的字眼。早年的诗歌创作经历，让他在写作时追求行文简洁。无论是《等待》的英文原版还是哈金监修下的中译本，都没有华丽的语言与跌宕起伏的剧情，只用质朴真实的语言还原出的东北地区生活中的一场等待。哈金小说的行文简洁精练、朴实克制，这种“去戏剧化”的叙事特质，与叙事留白艺术高度契合^[6]。哈金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这种创作理念决定了其叙事的克制性与简洁性，也为留白艺术的运用提供了基础^[4]。

在叙事视角上，《等待》采用第三人称，以有限视角展开叙事。小说始终以孔林的所见所闻所感推进故事，限制人物的心理活动，也不介入其他人物的心理世界，个人的生活经历才是叙事的主要着力点^[3]。这种限制让读者无法直接得知人物的所思所想，只能通过人物言谈举止的间接暗示揣测作者的想

法，自然形成了叙事留白。同时，哈金始终坚持“不评判、不抒情”的叙事原则，对人物的行为不作道德评判，也不让小说中的人物发出评价，对人物的情感不作直白抒发，而是将情感与评判藏于叙事细节之中，留给读者自行解读，这也正是留白艺术的核心体现。正如罗玉华所指出的，哈金的结构设计从小处着手，渐进式推进，通过小叙事之间的呼应、互文组合成整体，这种架构为人物塑造的留白打下了基础^[6]。

可以说，叙事留白是哈金实现其叙事风格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品想传达的主题或是人物情感的波折还是时代背景的压抑都没有通过直白的笔触体现，而是在十八年漫长叙述的留白中流露出其悲剧的底色与压抑束缚的痛苦，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留白艺术让人物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标签，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人性特质，也让小说的悲剧感更具穿透力，凸显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存的无奈与荒诞，这与《等待》所探讨的“这是一种无奈的等待，这种等待的无奈或许只有等待中的人才能体味”这一核心主题高度契合^[5]。

2 小说人物的塑造留白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留白艺术能够避免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与标签化，通过暗示而非直白定义，让人物的性格、情感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质，更贴合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本质。《等待》中对人物的塑造是立体的，但并不是依靠作者全面的雕琢，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逐渐丰满。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孔林”“曼娜”“淑玉”，没有明确的“正面”与“反面”之分，其性格、情感与命运均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质，作者始终没有在文中给他们一个具体的定义，没有直白的心理描写和侧写，甚至对于人物的生平也只是一带而过，读者只能通过人物的心理纠结、情感纠纷和不算漫长的故事主线来解读人物的真实面貌。这种留白，既是对西方作品和英语写作特质的吸收，也是哈金创作风格的体现。

孔林，故事的男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载体和推动者。他的人物形象极具复杂性，也饱受争议。在初读故事时，孔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欲望却又懦弱的男人，但随着对故事的深入研读，孔林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扁平的，而是在其他人物品口中中和点点暗示中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一个温文尔雅的教导员、一个有良知的男人、一个总在退缩的男人、一个被时代限制的男人、一个从未看清自己内心的男人。这样一个多面化，甚至有些矛盾的人物，就通过哈金的文字和顺其自然的留白脱然而出。

孔林的性格底色无疑是“懦弱”，哈金在刻画这一性格时，从未用直白的话语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叙事留白避开对孔林的定义与直接批判，让这一性格底色通过孔林的种种行为和心思逐渐渗透。从故事情节来分析，孔林是农村出身，所以家里只能供起一个读书人，他的哥哥孔仁放弃了读书机会早早地外出打工挣钱，最后还成了倒插门女婿整日喝得醉醺醺的，而孔林考上医学院成为一名体面的军医，兄弟俩的命运也成了两个极端。孔林的懦弱让他默默接受了哥哥的牺牲而他作为儿子和弟弟的良心让他不能彻底舍下父母的要求与哥哥的恳求，所以在父母以病重为由要求他娶淑玉时，即使不喜欢他也默默接受了，这种懦弱与不敢反抗的心理最终导致了十八年的纠葛与三个人的痛苦。在结婚之后，孔林理所当然地作为一个丈夫享受淑玉对他的付出，而淑玉在乡下侍候孔林的父母，是乡里乡外都夸赞的好媳妇，而孔林彻底没有了道德压力，只用定期汇钱，父母去世后也不愿意将妻儿带到城里。作者通过碎片化的文字将孔林与淑玉这对传统的中国式夫妻的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女儿对孔林的陌生与孔林偶尔的心理反思都暗示着孔林对家庭的漠然，他享受着妻子的付出却不愿意承担起一个丈夫的真正责任，体现出他性格中的自我与隐含的利己心理，但是他又承认淑玉的付出，暗示出他有良知的一面。在部队里，孔林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护士们讨论他的体贴，领导们认可他的文化，这些都是作者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书中其他角色的口吻传达出来的，这种不刻意的留白反而让孔林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矛盾。与曼娜的纠葛则承载着他欲望的一面，同时也让他的矛盾体现得更加彻底。孔林与淑玉自从有了女儿就没再同房过，而有文化漂亮的护士曼娜激起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欲望，他既想拥有曼娜，却又因为伦理道德而不自觉地退缩，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有放弃的念头，曼娜每进一步，他就逃离一步，他会将曼娜介绍给表弟也同意曼娜接触魏政委，但是他内心又希望曼娜的相亲失败，这种纠结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世俗的批判、乡亲的唾骂、内心的良知，却又无法抗拒自己的欲望和后期对曼娜的愧疚，这也是曼娜遭到侵犯的原因，更是他们十几年等待的原因。晚年的孔林，终于与吴曼娜结婚，却发现两人之间早已没有当年的热情，婚姻沦为冷漠的陪伴。他开始失眠、酗酒，日渐沉默，昔日的温和儒雅消失殆尽。

哈金没有直接说明孔林性格转变的原因，也没有描写其内心的绝望，仅通过其行为变化留白，暗示长期等待的虚无、婚姻的冷漠，以及体制的压抑，共同消磨了他的生命力，让其懦弱的本质愈发凸显。这种留白，不仅让孔林的人物弧光更完整，

也让读者认识到等待的终点并非圆满，而是新的困境，而孔林的懦弱，正是他无法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源。正如张野所分析的，孔林的悲剧本质上是“巨婴式人格”的悲剧，他从未主动追求过幸福，始终在等待中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性格特质藏于留白之中，让人物更具现实反思意义。

曼娜作为小说的另一位主要角色，在世俗的眼光中她是一个插足他人感情的可恨之人，但其实在最后，曼娜也是这场漫长等待的牺牲者，等待了十八年，放弃了自己的青春与可能的幸福，最终却收获了一段冷漠的婚姻。表面看，曼娜是一个执着等待爱的女人，但哈金通过叙事留白，打破了这一单一标签，让她的执着背后藏着复杂的动机，失落之中藏着绝望与悔恨。

吴曼娜是军队医院的护士，年轻漂亮，是医院中炙手可热的单身青年，却在被初恋背叛后偏偏执着于有妇之夫孔林，一等就是十八年。哈金没有直接说明吴曼娜等待十八年的原因，而是通过留白，让读者自行解读其背后的复杂心理。小说中，吴曼娜常常“坐在办公室的窗边，望着孔林的办公室方向，一言不发”，她会“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孔林写给她的每一封信，反复翻看”，会“在孔林回乡探亲时，独自守在医院，默默等待他回来”。哈金没有直接描写吴曼娜为什么执着——是真爱孔林，还是不甘于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或是在压抑的环境中，将孔林视为摆脱孤独的唯一希望。曼娜看似勇敢、执着，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不惜违背世俗伦理，但其内心深处却十分脆弱、缺乏安全感。小说中，吴曼娜在等待的过程中，常常“焦虑不安，夜里失眠，反复询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在孔林犹豫、拖延时，她会“偷偷流泪，却不敢当面质问孔林”。哈金没有直接点出吴曼娜的脆弱，仅通过这些细节留白，让读者体会其内心的不安与恐惧，的温暖，而是通过这些细节留白，让读者自行联想，让吴曼娜的执着不再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单薄角色，而是多层因素塑造而成的有爱有恨、会害怕会退缩、会权衡利弊的立体角色。

吴曼娜的留白塑造，让她摆脱单一标签，她的执着与失落、勇敢与脆弱，都藏于文字背后，既让读者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脆弱，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让人爱又让人恨的时代牺牲者。

淑玉，孔林的原配妻子，哈金在写她时，总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世俗的话语进行的。孔林的视角下，淑玉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妇女，和自己聊不来；在村里的人看来，淑玉是一个贤惠的好女人、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媳；在淑玉的弟弟看来，淑玉是一个总是沉默、不会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女人。但淑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哈金没有直接写，而是通过留白告诉我们淑玉的隐忍背后藏着坚韧。

淑玉与孔林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孔林不喜欢自己，却始终坚守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孩子，默默付出十八年。当孔林提出离婚时，她从来都是沉默的，从来不表明

自己的态度,只是默默点头,但是心里还是对孔林有一些希望,甚至想着要给孔林再生一个儿子,因为她清楚这场婚姻不是她决定开始的,更不会是她决定结束的。直到小说结尾她来到城里,依旧是沉默的,孔林说啥她做啥。哈金没有直接说明淑玉的内心是“麻木妥协”还是“无声反抗”,仅通过这一细节留白,让读者自行体会:她的沉默,不是愚昧无知,更是一种清醒的隐忍。淑玉对于孔林的背叛和曼娜的插足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态度,但是在曼娜的双胞胎儿子病的时候,淑玉让孔华给支招能看出淑玉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不埋怨孔林,也不怪曼娜破坏了她的婚姻,在最后还愿意因为孔林酒后一句胡话等待他、愿意照顾他的儿子。这种描写,没有刻意美化淑玉的“顺从”,也没有批判她的“愚昧”,而是以客观克制的留白,呈现出传统女性的真实心境。

3 《等待》人物塑造中叙事留白的艺术价值

哈金在《等待》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将叙事留白艺术运用得极为精妙,这种艺术手法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凸显了哈金独特的叙事风格,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呼应了学界对哈金创作的相关评价。

叙事留白艺术的运用,让《等待》中的人物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标签,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人性特质。孔林的懦弱与善良、吴曼娜的执着与盲目、淑玉的隐忍与坚韧,都没有通过直白的性格定义来呈现,而是通过留白藏于细节之中,让读者在

文本细读中自行解读人物的真实面貌。这种留白,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与标签化,让人物更具真实性与立体感,更贴合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本质。

叙事留白艺术是哈金“含泪的克制”叙事风格的核心体现,这种风格让《等待》在众多当代小说中脱颖而出,以“大道至简”的思维,为创作注入新的活力^[6]。哈金摒弃了华丽的辞藻与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平淡的日常叙事,将人物的内心挣扎藏于留白之中,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克制的叙事风格,不仅让小说的语言更简洁、更有力量,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想象与解读空间,提升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此外,留白艺术也体现了哈金“极简”艺术的核心特质,他以简洁的细节描写与留白,替代了烦琐的心理剖析与情节铺陈,既符合其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也让小说的叙事更具张力,这也是《等待》能够跨越文化与时代,获得中西方文学界认可的重要原因。

哈金在《等待》中,将叙事留白艺术巧妙融入人物形象塑造之中,通过对孔林、吴曼娜、淑玉等核心人物的细节刻画,留下大量解读空间,让人物的性格、情感与命运藏于文字背后,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质。叙事留白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物内涵,避免了人物扁平化,强化了小说的悲剧张力,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凸显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存困境与体制对个体的裹挟,同时彰显了哈金独特的叙事风格,提升了小说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 [1] 哈金.等待[M].金亮,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 [2]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3] 张野.论哈金《等待》的叙事伦理[J].文学教育(上),2022.
- [4] 江少川.哈金的《等待》:人性的透视与现实的重量[J].文学教育(下),2018.
- [5] 郭栖庆.无奈的等待等待的无奈——哈金和他的获奖小说《等待》[J].外国文学,2001.
- [6] 罗玉华.论哈金的“极简”艺术[J].当代作家评论,2018.